

〈豸足〉

《爾雅·釋蟲》：「有足謂之蟲，無足謂之豸。」

一、螻蛄

記不清了。彷彿才回過神，我已成了一隻無足的豸。金屬拐杖斜在床邊，而我躺著，蜷縮著；軟床變成一只沙柩，我感覺自己正不斷陷落，彷彿能聽見時間蟻蝕著我的腳骨。

房裡除了床，還有一張木質書桌。書桌上曾有二居民：仙人掌一株，黃金葛一株。仙人掌來自墨西哥，夏初和立菡在黃昏花市買的。雨剛下過，立菡歪著頭說：「房間還是擺個植物比較好，看了心情也好。你看，仙人掌很好養啦，就算你這種少一條神經的人都能養活。」

那時立菡背對夕陽，指著仙人掌，像夢。所以我把那株仙人掌擺在桌上，一旁還擺著立菡送的《過於喧囂的孤獨》。土壤表面鋪滿彩石，兩條莖梗紮著微小針刺。起身梳洗後，別無去處，除了持續閱讀、抄書、寫作外，剩下的時間便是記錄她的生長。我總一面抄寫仙人掌的特性：「味淡性寒，功能行氣活血，清熱解毒，消腫止痛……」一面想像她將療癒我仍不斷泌血的傷部。她每天長一點，大一點，我期待終有一天，她會成為我的靈藥，成為我的腳掌，我的腳踝。

秋颯過境的清晨，她竟忽然死了。可能是房裡過於潮濕，根從土底發爛，幾隻大蒼蠅擁著旋舞。我從收納五金的工具箱底，找出一柄生鏽的鐵鏟；怕弄痛她似的，將她拔除，並在同樣的位置，改種黃金葛。

黃金葛又名綠蘿，天南星科。我抽出立菡給我的《中國植物誌》，翻開綠蘿的條目，一遍又一遍誦讀：「莖葉供藥用，能消腫止痛；可治跌打損傷、風濕關節、臃腫瘡毒……」不知怎的，這段平板的敘述讓我流淚。我反覆抄寫，應該沒有人能夠認出這些文字：只是相同的線條不斷扭曲，覆蓋。除了寫字，我無法逃離這個晦靜的房間，我只能不斷地寫。

然後覆蓋。只有寫作時，我才相信，我確實沒有腳了。

只有無風的夜晚我才會把窗簾打開。就像腿上層層封裹的繃帶，我拆卸它們，如鋒利水果刀削除薄嫩果皮。這是每天的功課：小心翼翼撕開黏附血肉的石蠟紗布，仍顯腫脹的左腳抬上小凳，抽兩張面紙平鋪，大棉棒輕沾生理食鹽水，

消毒，仔細劃出傷勢的邊界；小棉棒藥膏擦畢，依次蓋上一大二小的不織紗布，拉開醫療膠帶，纏繞，封緊。

覆蓋。

許立茵說：「你知道嗎？有些時候，時間並不是萬能的。」陽光和世界全被擋在簾布之外；醒來，眼初矇亮，就能感受消殘光暈從窗緣滲入，暖烘烘的。

暖烘烘的，猶如那座大廟擁抱著我們的午後。陽光穿梭樟樹扶疏的枝葉，夾著淡淡香氣翻飛。我和立茵並肩躺在大銅鐘下午睡，時間流走，沒有任何事情發生。

二、寒豸

那座大廟位處老家附近，人工草皮修剪完善，附設百位停車場。彷彿有這條街以來，它就安植在那裡，豪華、雄偉、莊嚴。我和童伴總戲稱它為迫降地球的外星要塞。大理石殿門挑高，紅字黑底的電子跑馬燈，日夜流轉：「寶殿的建築以《法華經》做為理念：根據佛教的象徵圖案、浮雕、塑像，分作法寶，佛寶，僧寶三樓。盼達《法華經》中佛陀的本願，使人人皆可成佛……。」

我和社區小孩常在那座大廟玩捉迷藏，巨大陰影覆蓋下來，所有臉孔被刷成同一個光度。他們極相似的跑著：手臂規律揮動、自然裂開笑容……，隱閃著，匿藏著。「五十、四十九、四十八……，」鬼突然開始倒數，童伴轉眼鳥獸奔散。我驚惶地在中庭、迴廊間穿來繞去，每一棵樹後、門後竟都躲滿了人。

（「噓，快走開！」）

（「不要過來這裡！會被抓到！」）

我喘著氣，邊跑邊想：躲在那麼易顯的所在，應該會立刻被抓到吧？微笑的鬼將提著鐵鎚，拉出躲於門後、樹後顫慄的小孩（有些還尿濕了褲子），處刑般敲碎他們的臉骨。

「五、四、三……，」無路可走，我一口氣衝上五樓（他們說：範圍是一樓的廣場和二樓、三樓走廊，絕對不可越線），躲入一間堆滿書籍的房間。暮陽刺穿浮塵，我漸漸看清，這似乎是間經房，木門有簡單的鏤紋，寥有人跡的樣子。我毀壞了規則，戰慄著彷彿犯罪（那只是，童伴嘴裡吐出的規則啊？）。我直起

身子，隨意翻看那一落落以神秘語言抄寫的經書（藏文？梵文？印度語？），不自覺默記起他們的名字……，竟發現一個也想不起來。每個敲碎的名字都留不住了吧？我背叛他們，眼睜睜看著他們被殺，被粉碎、毀爛，棄置在這座壯觀的墓場。莫名地，心底湧現一股憂傷，卻同時充滿快樂。

我膽怯地訕笑著。

「啪！」木門忽然被猛力踹開，大束光線衝破濃霧般的黑暗（像是棒球場的鎂燈一口氣亮起），刺得我的眼睛只能眯成一線。那是我的童伴。他們肩膀仍規律起伏，但窄小的身軀上，卻安了一只衰老的臉。他們張口，似乎想跟我說些什麼，卻無法發出聲響（我多麼盼望他們高喊：「哈，你犯規！我抓到你了！」）。

只有無法言明的寧靜。而立齒，妳確確實實站在那裡了。妳還是那樣修長，美麗，勇敢。我無法遏止的流淚。「我很抱歉，」我說，「立齒，我很抱歉。」我已經用盡了努力，卻還不夠，不夠留住妳的身形、妳笑起來的樣子……。

忽然，房內又復闐靜。經書仍覆蓋厚重灰塵，木門緊閉。我倉皇站起，撞倒一些經書，開門，只見一片漆黑。「噠噠噠噠噠噠噠……」石梯迴旋向下，焦慮的腳步聲似鬼魅。來到草木幽靜的中庭，才發現所有入口都已拉下鐵門。

我被遺忘了，被鬼、被躲藏者、被所有人遺忘了。樹影欺瞞搖晃，如一只浸滿月光的水族箱。我緩緩地拾級而上（或許我該拉扯門上的鐵條，大叫號哭？），五樓，回到原來躲藏的經房。帶上門，靜靜蹲坐在群書之間。

靜靜的。感覺自己正在流失。

不久，我搬離公寓。後來從母親口中聽得，那座大廟因弊案勾結，遭法院查封。多年後再回老家，寺廟已不在了（外星人回火星去了？）。原址蓋起一幢熱帶風情的汽車旅館，一樣的豪奢、雄偉、莊嚴。

另一座要塞。

三、此多

遺忘的感覺，被遺忘的感覺。彷彿所有人都躲在門外，嘲笑著我。嘲笑我的失能，我的遺忘。

立菡說：「有的時候，時間不是萬能的。」一定有什麼是時間無法摧毀的。我們都能像仙人掌和黃金葛那樣，年輕，老去，美麗，成佛。

我的房間充滿睡眠氣味。手飛快的寫著，那些流動的記憶像沙，被細細的支撐開來；正好形成一個人形的陰影，容我一人躺進去。我常會想，會不會突然有人粗暴地踹開房門，闖入我的國土？

只有時間（或許還有立菡？）。

我所在的這個世界。世界的盡頭，童伴們也無法抵達。

四、獬豸

我騎著二手車行買來的一二五，前往高中同學會。在文化中心附近穿繞，車水馬龍的十字路口，終於發現那家隱身巷內的餐廳。我們寒暄，點菜，禮貌地互留臉書帳號（我甚至無法辨認那些臉），「我要三分熟。」冷氣朝臉直吹，只覺我們的關係，已如鈍刀，或者那塊難以切割的牛排。

散會後，一個人騎車回返高中母校，我一個人的同學會。晚風刮拂暮色，門口的蔣中正銅像依然斑駁，牆面上卻多了大片鮮豔 3D 塗鴉。早前在地方新聞看過，但那些不合比例的鯨魚、猩猩破牆而出，仍讓人驚怖。我明白：這裡已經不屬於我了。像一座幻覺的動物園，油彩讓我感到暈眩與遙遠。許多事情我已回想不起來，即使我仍深深懷念。我跨上車，迴避那些校服者的目光，頭也不回拉滿油門。

一個人的行旅，或許也沒有過去了（立菡，妳跟我走嗎？）。

不自覺騎到火車站，補習班林立的街，年輕戀人住的四樓公寓，喝啤酒彈吉他的愛河岸，貼滿出租紅單的巷口……，車子像被竄改動線，自動逡巡在我熟悉的巷弄間，熟悉的氣味和溫度都燻得我流淚。

看見山，就騎過去。只是一瞬的念頭，竟就到了壽山。對於壽山的記憶，仍停留在國小校外教學時，背著水壺踩過滿地糊爛的相思豆。我們平整一張地巾，拿出乖乖脆笛酥野餐。動物園的動物都很瘦弱，那時看見一頭乾巴巴的美洲野牛死倒在水池邊，赤日照射，劇臭蒸騰。觀光客掩著口鼻拍照，動物園遲遲無人清理。肉身無聲揮發。

過了幾年，動物園仍在整修。

剛經過壽山動物園不久，立菡來電。她說：「好像快要下雨了，盡快回來。」我說：「好。」然後繼續往前。沒有來由地，我想看海。

只有一個方向。

海堤，海岸，海灘，海港，岬角，岩洞，消波塊……，都是真的吧？我貪婪呼吸著粗糙的鹹味。

那是一段環山的下坡路。我放開油門，讓速度帶走我的感官：只要專注地控制方向和煞車就好。閃閃發亮的海，漂浮的地平線。這個時刻，我幻想著生命的恆常：風景溫柔地暈開，讓我擔憂這會不會是一匹過於美麗，而終將遭受天罰的浮世繪？風吹來砂礫，刺進我的眼；像是蟲的複目，光影在我眯起的臉底，切成無數方格。

忽然，一道九十度的彎道岔出，更前方就是斷崖。沒有任何思考，我匆忙壓下急煞，「吱——」巨大的煞車聲劃破寧靜，車失去重心，向左傾斜，飛墜。我試圖用手撐地，但快速的噴滑帶來更大的衝擊；左腳踝成爲自轉的支點，我和機車凝結爲一只飛拋的陀螺，在灼燙而粗糙地表磨轉無數圈，血花噴湧。

焦熟的氣味。

我竟不感覺痛，卻像沒入無窮無邊的真空。猶如一架憑藉引力漂浮的老舊衛星，驀然失重，被甩出時間與記憶的軌道。

五、多居

立菡，我該如何向妳描述那樣的痛覺？

有次，我爲了新的小說，必須找一本記載鳳山古史的書（檢索碼：「921.03 028 c.2」）。我在偌大的圖書館中，按照編碼卻遍尋不著。當我要放棄時，才發現，那本書被錯置到旁邊的櫃子去了。只是旁邊的櫃子，卻已如另一個星系。我只翻閱幾頁，就把書放回，放回它應在的架上。或許妳會說，數據只是圖檔學的編列，便於檢尋的工具，但那樣龐大奧秘的排列，總會讓我想起人與人之間，一些沒有來由的聚合離散。

我喜歡蹲坐在層層書架間，讓書堆將我包圍。若能夠聽見什麼（關於妳的幻片殘光），就急著為妳添骨加肉，縫補衣裳。但大多時候一無所有。我打開 Word 檔，一個字都敲不出來。閃爍的游標之後，拖曳著嘲弄般的空白……。

無底的虛妄，是我給妳的血統與來歷。

立函，我該如何讓人相信，妳是真的。妳在我的小說中，總戴著不同的面具現身：有時，是我去世多年的母親，有時是我勇敢的玩伴，有時是我的妻子，有時……。我相信，你是真實，不是虛構。你只是不肯現身，在我的「這個世界」，躲躲藏藏。

腳板包纏厚重繃帶，腿側疤如燒裂的盜痕。鎮日，我只能在房裡，睡眠，吃飯，閱讀，抄書，寫作。我已無法想像，那些曾經能夠行走、自由來去的時光。若有人問起，我只會輕易地說：「騎太快，雷殘了。」解釋太表面，我要獨自擁有傷害的秘密。

像一條不會有過腳，失能失名的蟲，仍謊稱著這個房間，就是整個世界。